

<<死谷狙击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死谷狙击手>>

13位ISBN编号：9787546352244

10位ISBN编号：754635224X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时间：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作者：[日] 鸣海章

页数：519

译者：郭永钦,刘洋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死谷狙击手>>

内容概要

屏住呼吸，消除声音，隐去身形，忍耐，等待十拿九稳的一击。
狙击手具有令人害怕的忍耐力，这样的对手该如何对付？

在遮蔽物的阴影之间移动，绝不出现在狙击手的视线中，这也是一种方法，但不现实。
狙击手发挥超人的忍耐力，就是为了等待目标出现的瞬间，将其击毙。
防御方时时刻刻都在害怕狙击手出其不意的一击，而狙击方却可以任意选择狙击的时间。

最有效的方法是，配置对抗狙击手。

<<死谷狙击手>>

作者简介

鸣海章（1958—）

本名三井章芳，日本北海道带广市人，享有“北海道之隼”的美名，是日本冒险小说阵营的一员王牌悍将。

鸣海章的作品紧张、刺激，同时具有壮阔的舞台和宏大的背景，气势雄浑而又兼备人情冷暖，尤以早期的航空航天题材和后来的狙击手系列故事独辟蹊径，最受到读者欢迎。

<<死谷狙击手>>

章节摘录

初试锋芒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波黑，萨拉热窝— 口径七点六二毫米、自动气压式狙击枪德拉贡诺夫？

装备的 SO-1 型四倍瞄准镜的圆形灰色调视野中，出现了三个士兵。

他们身着统一的野外迷彩服，暗绿色和褐色在整个灰迹斑驳的石路上非常醒目。

但最能当做融入波黑街道的保护色的，则要数穿了二十年以上的外套和西装。

安娜？

莱姆卡妮娅在一栋旧式公寓三楼的房间里俯视着街道。

公寓是一座五层建筑，已经遭受了数次炮击。

虽然天台被打得不成样子，但是窗沿下方和床差不多高的位置依然很适合狙击。

若是一不留神向前踏出，肯定会人仰马翻，摔到楼下的石子路上。

？

Dragunov，俄罗斯的AK系列步枪中的改良型号，把AK枪管加长，改护木 等变成狙击枪。

不想让枪身和瞄准镜反射阳光，她将枪从窗口拿开，放到了不远的桌子上。

德拉贡诺夫前部枪身被枕木垫了起来—也得让枪有承力的地方。

安娜张着双腿站在桌子后面，怀抱着枪撑在桌上。

她弯曲左臂，按了按搭在右肩的枪托。

右手握着枪把，食指搭在扳机上，拇指竖起，顶在枪的后部。

“用食指的中间位置扣动扳机，同时将拇指顶在枪身后面，由于食指和拇指的力量相互抵消，射击的时候枪就不会动了嘛。

明白了？

” 她脑海中掠过一个人的面容。

鼻子下面长着如同墙刷一般的胡须，细眼睛，眼角刻着深深的皱纹。

褐色的瞳孔中流露出温和的目光，被尼古丁熏黄的牙齿在胡须的遮掩下依稀可见。

无论是他混杂着烟味的呼吸，还是圆鼓鼓的腹部，或是又大又暖和的手，都曾让她着迷不已。

教安娜使用狙击枪射击的是她的父亲。

父亲有一把用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式狙击枪，就和现在她怀里的枪一样—样式有一点老了，性能也不怎么好。

不过那时父亲的猎物是鹿，不是人。

另外父亲并不使用狙击枪的瞄准镜。

原因是父亲讨厌瞄准镜里局限的视野，猎物不经意的跳跃都会让他失去目标。

父亲只凭借铁质的准星，就能对五百五十米外的鹿一击必中。

击中的部位必定是头部或心脏。

瞄准的时候，鹿不论是面对父亲，或是侧对父亲，还是屁股对着父亲，不同情况射 006 击的关键点也不一样，但在一瞬间都必须做到一击必中。

这样既减少了鹿的痛苦，又能获得弹痕少的毛皮以卖个好价钱。

三岁时安娜就随父亲上山，但那时都只是在山脚瞎转悠。

十岁时她第一次在山里过夜。

尾随父亲到打猎结束已经够饿了，更不用说走在父亲前头。

父亲能再活几年就好了，她也曾这样想过。

父亲在她十三岁时去世。

父亲最恐惧的事情，不是身患癌症，而是病死在自家床上。

突然，安娜中断了回忆。

静静地吸气，呼气。

安娜尽量地吸入空气，小心到注意着氧气到达的每一个细胞。

右眼贴着目镜注视，左眼微闭，但不完全合上眼睑，否则容易疲劳。

<<死谷狙击手>>

三个士兵躲在一栋建筑的角落。

前面的士兵紧紧注视着右方——相对安娜来讲是左侧，后面的两个士兵背靠着墙壁。

三个人都拿着可折叠式背带的AK-47自动狙击枪，弯曲的弹夹略显红褐色。

距离二百八十六米，在安娜AK的射击范围内，他们也在德拉贡诺夫最近的射击距离内。

即使如此，在自己的潜伏位置暴露或者受到攻击前，安娜有绝对的信心把三人全部击毙。

即使没有测距器，安娜也知道射击距离。

她从小就对这条街非常熟悉，不仅知道哪里有什么，甚至在哪个公寓的哪个窗口架枪，每一条路上的路灯柱、面包店、杂货店的角落——007——等任意位置之间的直线距离，她都谙熟于胸。

萨拉热窝就是狙击手的天堂。

为了把握风向、风速，需要在街道各处打上丝带。

假设没有丝带，街上随处的战斗痕迹所引发的烟雾将取代丝带的作用。

烟雾虽然掩盖目标，甚至导致目标丢失，不过一般不会那么糟糕，反而能成为阅读风力的工具。

建筑密集区风向捉摸不定，风速也各不相同，但是有了烟雾的指引，只需要架好枪，就总能通过射击的方向找到基准。

狙击手的天堂，就是街上的市民和普通士兵的地狱。

三个士兵面前的布料店冒着烟。

三个月前，店主卷入战争而死，家人逃到郊外，目前成了废弃房屋。

一些无家可归的人在屋子里用野火取暖，这些隐约的野火也时不时会招来手榴弹。

安娜目前最重要的事，就是判断风向。

风从左侧吹向右侧，刚好能把烟雾吹斜。

风速只有五六米每秒，德拉贡诺夫发射出的七点六二毫米的钢芯子弹速度为两百八十六米每秒，在子弹飞行过程中会向右偏移十一厘米。

再考虑重力作用，射击的位置必须高于目标。

枪身冰冷而平静。

安娜将照准器调零，调节好瞄准镜。

风或者气温等引发的变化，并不影响瞄准镜本身，但会使狙击点偏移，所以需要再次瞄准目标。

自动狙击枪首发和次发以后的子弹着弹点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安娜也没有忘记。

她的枪有个特点：首发相对于次发以——008——后的子弹，偏右上方。

自动狙击枪的首发子弹是手装的，次发以后子弹被气压压到底部，弹簧在反作用力下自动填弹。

螺钉必须上紧。

若是平时，装弹随便一些，问题不大，不过这次是远距离狙击，而且必须将三个人都射杀，因此必须格外小心。

圆圆的瞄准镜里出现好多士兵。

一个约莫四十岁的男子带头走在前面，没有戴头盔，只戴了顶毛线织的帽子。

第二个人三十岁左右，头盔拉低，看不清楚他的表情。

第三个人比较年轻，背靠着墙，紧锁双眉，一副哭丧脸的样子，戴着圆头盔，颈子上缠了条皮带，用后背不住地敲击着墙壁。

第二个人，不停地吵吵嚷嚷，背在墙壁上撞来撞去，看上去像要哭。

把瞄准镜放大，透镜里的那些人都好像站在面前。

实际上人与人之间还是隔了些距离的。

调匀呼吸，深吐口气。

意识随呼吸缓缓苏醒，新鲜空气在脑子里来回流转，准星的十字线晃动了一下。

调好左边的焦距旋钮，将准心移到第三个男子的胸口上。

四倍镜头下，黑色准心有点晃动，怎么也稳定不下来，没关系。

尽管有枕木来稳定枪托，肉眼观察狙击瞄准镜里的人像，总是有些晃的。

扣在扳机上的食指渐渐发力，手指关节处压着扳机。

拇指用力按着枪，以减轻射击时的后坐力。

<<死谷狙击手>>

扳机又向后退了一点，然后停了下来。

这并不是射击游戏。

屏住呼吸。

009 吞咽时，能听到脉搏的声音。

体内热血沸腾，奔流不息。

脉搏跳动的间隙越来越长，肾上腺素分泌加剧，时间开始变慢。

抑制呼吸，细胞内的氧气便迅速燃烧，脉搏加快，难以平静。

瞄准器移到了第三个人——那个年轻的士兵的右肩上，枪口稍微朝上了些。

狙击点瞄准到头上，着弹点估计应该在十一厘米偏右，二十厘米偏下的样子。

再吻一下右手的拇指。

扣动了扳机。

弹回的撞针撞击在七点六二毫米雷管上，硝化纤维急速燃烧，肩胛骨抵住后坐力的冲击，一股热流朝前喷出，同时睁开左眼确认弹道轨迹。

年轻士兵的头晃了一下。

一会儿前面的两个人有了反应。

枪响和着弹之间，相隔极其短暂，仍然有时间差。

右眼前的瞄准镜向下抖动，又回到四倍的圆形视野。

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心跳也更厉害了。

眯好左眼，用右眼仔细观察起来。

先头士兵扫视周围，连建筑物角落都不落。

二人准备靠近倒下的士兵。

屏住呼吸，准星移到了先头士兵的背中间。

扣动扳机。

德拉贡诺夫响了一下，两个士兵同时被撞飞，瘫倒在路中间。

010 她吐一口气，又把瞄准镜移向了第三个士兵。

那个年轻的士兵四肢朝天仰倒在地，头盔也掉了下来，在路上骨碌骨碌地滚来滚去。

走在前面的士兵俯卧着，背上偏右的地方，出现一个爆裂的伤口。

中间的士兵准备拔腿就跑，右手按着右大腿，可能是前面那个士兵中弹的时候，子弹穿过他的身体打在了中间士兵的腿上。

冷静下来，再对这个幸存的士兵开一枪。

开枪。

士兵的头盔向右边偏了一下，跌落下来。

脑袋晃了晃，倒在地上。

灰色的马路上，脑浆洒了一地。

安娜把目光从瞄准镜上向上移，肉眼观察了下周围的环境，松了一口气。

四周有人叫了起来：“这里发生什么事啦？”

“就这三个士兵被击毙的街角，几个普通市民立刻靠着墙。

他们害怕不知从何处射来的子弹，惶恐地望着天。

安娜将目光投向了靠墙的一个女人身上。

那个女人一直注视着被枪杀的士兵。

“姐姐！”

“安娜不由得低低地叫了一声。

姐姐推着一个婴儿车，里面才四个月大的小外甥女正在睡觉。

金色的薄薄胎毛卷曲着，清澈的瞳孔里闪烁着天蓝色 011 的光泽，宛如一个小天使。

安娜的叫喊，并不是因为姐姐带着婴儿穿梭在战火中——恐惧枪战的人是不能在波斯尼亚生存的。

安娜的叫喊是因为她被恐怖冻结：她看到了姐姐推着的婴儿车里边，一支细长的东西，被布包着。

<<死谷狙击手>>

这个伪装太不靠谱了。

仔细一看就知道，布是缠在一支乌黑锃亮的自动小手枪上的。

接着，姐姐的脑袋炸裂开来，墙壁喷上了血红的花朵，听到枪声时已太晚了。

“不要这样，别这样……” 安娜不禁哭出声来，不知不觉间脸上已经涕泪不分。

她把德拉贡诺夫放在了桌上，走开，摇摇晃晃地走到了床边。

婴儿车猛烈地摇晃了一下。

血液像喷泉一样飞溅。

她端着酒杯仰头给自己灌着酒，缓缓降低的红酒灼烧着扁桃体，喉管不住地收缩，分不清酒的味道。

酒精汨汨地到达了胃的底部，感到热辣辣的风吹了过来。

咬紧了牙关，使劲吸了吸冷风。

吧台上放着一个平底小酒杯，一个男人坐在里面，默默地喝着红酒。

安娜一言不发，拿起酒杯喝了半杯多。

放下酒杯，拿起实弹的马卡洛夫自动手枪？

枪托是红褐色的？

Makarova，苏联造的半自动手枪，以设计者命名，为苏联标准军用小型手枪。

012 色的硬制塑料，有些裂痕。

“你这么瘦弱，还能喝这么多，真不可思议。”

“旁边站着一个男人，身材高大，胸肌发达。”

下半边脸满是青灰色的胡楂儿。

头发乱糟糟的，穿得很厚。

这位就是西尔格？

库柳科夫陆军上士——名义上是安娜的顶头上司。

吧台里的那个男子默默地将酒杯放到库柳科夫的前面，里面闪烁着琥珀色，看起来像威士忌。

“胆小鬼。”

“安娜侧目看着酒，冷笑了一声。”

不过库柳科夫哼了一声没说什么，小心地把酒杯拿着喝了起来。

第五狙击大队的司令总部，曾经安置在闹市街上的一间酒吧里。

司令部的办公场所一直是酒吧，不过吧台里面那个人并非酒保，而是一个执勤的士兵。

“你姐姐运送过武器。”

“库柳科夫手指在酒杯上来回抚弄，并没有正视安娜。”

好像在和酒杯讲话。

“那米莎呢？”

她还只是个四个月大的婴儿，就是因为婴儿车里面藏了狙击枪？

“目标不总是婴儿。”

“库柳科夫仍喝着威士忌，缓缓望了望安娜，忘掉这些烦恼吧。”

“简直难以置信，这不是人做出的事。”

“好长一段时间，库柳科夫一动不动地瞥着安娜。”

酒吧的 013 灯光照射着他那淡蓝色的虹膜，安娜从反射的光里看到自己的影子。

“是吧，毫无人道吧。”

“什么意思？”

“现在形势还不明朗。”

你这个级别的人，有些话不能听的。

你还是去打听些传言吧。

“库柳科夫的语气严肃得有点反常，让她觉得有点压抑。”

<<死谷狙击手>>

他既是顶头上司又是战友。

狙击兵相较于单打独斗，更多的是两人配合。

不过安娜作为女性，体力方面略有不及，在野战短兵相接时比较吃亏。

更为常用的办法是潜伏在房子的角落里，伏击马路上的敌兵。

狙击手在熟悉的街头巷尾守株待兔，他的瞭望手就相当轻松了，更何况今天击毙的三个士兵还在狙击手的家乡。

她的这位情夫在来安娜家时，在附近残垣废墟里已经大致探察过了。

当他喃喃地说道，这就是战争时，她给了他一耳光。

“这就是‘毒’。”

“‘毒’？”

“安娜眉头一蹙，问道，‘什么意思？’”

“‘毒’据说是美国的特种部队，但还没得到证实。

非实战部队，主要执行一些特殊任务。”

“特殊任务？”

“在这条街上，会有什么行动呢？”

“狙击手并不是一直都要在最危难的环境下等待时机，而是根据对方的表情和呼吸来进行感知，充分体会到对手存在的实像，这样才能一击必中。”

安娜笑了。

“不用再给我上狙击课了，上士大人。”

“但你没有去狙击婴儿。”

“库柳科夫举杯一饮而尽，突然叹了口气。”

“而你应该开枪的。”

“他说这就是‘毒’，小酒吧里烟雾缭绕，不一会儿就消散了。”

第一章 灾难日 电视的画面关闭。

壹话 八人座的本田高级轿车，驾驶位和助手位都并排安装了电子设备，只在后排剩了两个座位。

扶手旁的两个座位后固定了张床，可从座位上旋转拉开。

左后轮的上方有个仅供一个人坐的折叠凳，不过一般都是收起来的，即使车子里面不装这些电子设备，都显得拥挤不堪；如果还有人坐在折叠凳上，那就是人间地狱了。

车内的设备散发的酸味，混杂着烟和咖啡味，让人受不了。

天气不热，没有到使用空调的地步，但为了保护精密的电子设备，还是打开了空调。

车内引擎轰鸣。

车内的大型电瓶只能确保不断电，连空转都支持不了多久，所以有必要保持发动机一定程度的运转。

“为什么是‘911’，知道吗？”

“坐在车中间坐席上的男子——沼森兵吉，目不转睛地盯着笔记本电脑屏幕说道。”

驾驶席上的男子十指交叉搁在腹上，没吭声。

驾驶员元井岳二郎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沼森似乎也没想要他回答。

“9月11日是有意义的。”

“一般高级轿车上都配有驾驶员、接线员和协调员。”

接线员的坐席在中间，协调员坐在后面。

移动中，协调员坐在助手席上，发动作战的同时要转移到后面的坐席上。

接线员坐席与侧壁之间很窄，必须侧身才能穿过。

儿岛英梨子坐在协调员坐席上，正聚精会神地盯着笔记本电脑的十四点一英寸？屏幕。

画面被分成四部分，通过高感度 CCD 警戒摄像头监视着战车前后左右。

车后方没有窗子，只有车左侧有个滑动式的门，右侧和后侧的都被焊死。

车身植入了装甲板，不能被一般的子弹击穿，车窗用的是强化玻璃。

<<死谷狙击手>>

轮胎只要不是千疮百孔，三十分钟内不会漏气。

假设一个轮子只剩下钢圈，依靠剩下的三个车轮依然能够前行。

即使是这样的战车，敌方要是使用比狙击枪威力更大的武器对它进行攻击，它也撑不了多久。

架子上，电子设备被直径数毫米的管状炸药缠绕着，随时准备在战车冲向敌阵时爆炸。爆炸前，虽然驾驶员只需要携带笔记本电脑脱身，但时常也会受伤，重则不能动弹，最终遭受和战车相同的命运。

沼森接着说道：

原文计量单位，译者按原文译出。

下文“英寸”与此相同。

020 “911就是美国人用来报告紧急事件的电话号码嘛，和日本的110一样，和紧急事件相关的也就这两个号码吧。

“9？”

“恐怕事件似乎是给美国国民敲响的警钟，甚至有人说这是美国自编自演的一场戏。

“英梨子时不时能在办公室的电视机上看到发生在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被恐怖分子劫持的客机撞击世贸中心的画面：日本时间晚上十点，NHK？”

新闻开始没多久，一架飞机从大楼的南侧冲过来，撞上大楼，现场直播没多久，第二架飞机又从北部撞上了大楼。

当地现场记者正对着镜头报道，镜头的后方闪过一架飞机在大楼之间低空穿梭的画面。

这样的画面让人怀疑这是不是好莱坞大片中的镜头。

没想到的是，居然真的有两架飞机——而且是几乎同时撞向大楼。

NHK的记者肯定也大感意外。

他当时正通过卫星直播系统和东京播音室通话，虽然所处位置很近，但并没有拍摄到撞击瞬间的画面。

当东京的播音员在听到第二架飞机撞进大楼画面被拍摄的消息时匆忙回头，看到的是电视里一片混乱的现场直播画面。

沼森还在喋喋不休。

“要摧毁世贸中心这样的庞然大物，光温度就至少要达到六百摄氏度。

恐怖袭击之后，有新闻报道称，当时大厦内达到？”

日本放送协会，类似于中央电视台。

021 “了一千二百摄氏度。

这引起了外界很多质疑。

质疑者认为，撞击大楼的飞机所携带的燃料有限，就算完全在大楼里燃烧，最多也只有三百摄氏度。

实际上，两个原因可能导致燃烧温度更低：第一，火焰透过打碎的窗玻璃在窗口外面燃烧，将热量释放在外面；第二，可燃物并非完全燃烧，因为大厦内的氧气不足。

“驾驶席上的元并不自然地挪动了一下。

这不光表明他在听沼森讲话，而且说明沼森的话太多了。

“在美国，要摧毁一座旧式大楼，首先应该安装炸药进行爆破。

在大楼骨架的要害处安放炸药并操控让其同时爆炸，大楼就会瞬间坍塌，这种方法并不只是在地震大国的日本才使用的。

如果不给世贸大厦安置爆破炸药，是不至于给大厦带来如此巨大破坏的。

“也就是说，”

“事件的本质是美国自导自演的一出导致一万人死亡的戏，而恐怖组织在里面只是配角？”

“英梨子笑了，元井也终于开口说话。

这在行动以来非常少见，让人有不祥的预感。

沼森并没有在意，他对元井的提问莞尔一笑，回答道：“美国之前就有过类似的事情。

比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早晨发生的“珍珠港事件”，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事前是

<<死谷狙击手>>

知情的。

还有，一九六一年末到一九六二年初的“北木行动”？

“？”

由美国参谋联席会议主席和所有参谋共通签署通过的《北木行动》准备在美国街头枪杀无辜民众，在公海上击沉逃离古巴的难民所乘坐的船只，在首府华盛顿、迈阿密等地发动恐怖活动。然后将爆炸事件和劫机事件嫁祸给无辜的人。

借由假造的证据，归罪于卡斯特罗，以换取国内和国际间的民意同情和支持。

022 沼森故意中断讲话，期待他的听众有所反应。

元井默不做声，英梨子则稍稍点头。

“当时的美国，准确地说是当时的美国军部，想尽一切办法要给古巴制造麻烦。

那时正值第三十四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将接力棒交给民主党的肯尼迪，但因“北木事件”，官兵们都感到肃清危机即将到来，以至军心惶惶。

因为他们都曾经假冒恐怖分子在街头随意射杀过美国平民。

同时，美国还在加勒比海实施一些非常恐怖的计划，比如击沉古巴逃亡者乘坐的船只，或者假装恐怖分子劫持飞机等。

参谋长联席会议（JCS）议长和军部首领的签字合同听说还被保存至今。

话说回来，总统的点头，在当时起决定作用，也是这个计划实施的关键。

“英梨子将目光投向沼森的电脑屏幕。

屏幕一半是一堆杂乱的窗口，另外一半则播放着电视新闻，画面里看到的是驶出港口的美国海军航空母舰。

画面突然变化：拿着写有“反对军港化”横幅的市民，下方是“今日午后北海道小樽港”的字幕。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看电视？”

“沼森抽了下鼻子，抬起头，目光落在棚上的播放机上。

世界地图上标示着大片的波形记号，这些都是美国侦察卫星的运行轨道。

轨道上能移动光点周围的粉红区域——从整个日本领土、东南亚到西伯利亚东半部，全部被红色区域覆盖——几乎已经到了这个程度。

画面右下方，精确到零点零一秒的电子计时器分两段显示。023 示。

上段显示卫星即将到达粉红区域的时间，下段显示的是进入之后的时间。

目前显示的是卫星即将到达检视区域东侧的时间：八十七秒。

下段是四个零。

“没关系，还有一分二十七秒。

看看体育新闻吧，巨人队四比零赢了广岛队呢！

清原？

打出一个直击看板的大本垒打。

这可是右边看台的看板哦。

依我看，右手攻击球员能直接击中右边看板的只有清原一个人了。

木佐贺完全被压制住了，这场比赛真是不容错过哦！

“既然都知道结果了还有必要看新闻吗？”

真是个怪人。

“就是知道赢了，所以才看的啊。

我不想看巨人队输球的比赛；不知道结果的话，即使再重要的工作我也不能专注，因为我担心巨人队输球会导致我的心情变得很差。

“你讲够了没有？”

“好了好了！”

沼森撅起嘴巴，扬着眉毛，敲了下键盘。

<<死谷狙击手>>

电视的画面变小了，但没有关闭。

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

一分二十七秒已经过去，播放器窗口依然满是噪声信号。

代表卫星的光点已进入粉红区域，上段的计时器显示的

清原和博，1986年4月5日从南海队投手藤本修手上击出第一支职业棒球比

1987年，在西武队击败巨人队登上日本第一。

2005年4月29日，面对广岛队的广池浩司，击出了职业生涯第五百支本垒打。

024 是 00.00，下段显示的数字则表明卫星从最东边侵入已经过了五秒了。

“怎么了？”

“等一下。”

“沼森的手上满是青筋。”

他用手敲了几下键盘，屏幕上多出一个窗口，但仍然满是噪声信号。

“快点！”

“是不是云层太厚的原因啊。”

通信状态如此之差还真是少见！

没办法。

“通信状态不良——英梨子感觉似曾相识。”

“已经十年了吧。”

“英梨子似乎在记忆长河中找到了什么，心里在喃喃自语。”

“大概是因为在车里吧。”

“英梨子通过八英寸的彩色监视器看着一名背靠着墙的年轻士兵。”

突然画面中的士兵将脸扭曲着朝向天空，胸口被子弹撕开，听不到现场的声音。

随后他被抬进一辆法国制白色四轮前线装甲车里，车体前端写着大大的“UN”。

要是炮塔的边上没有 CCD 监视器的干扰，恐怕都能听到以超音速飞来的子弹形成的冲击波声音了。

三台监视器并排放置。

其中一台监视着那个年轻士兵的情况，另外两台监视着街道。

外出的市民们害怕突然发生的枪战，行动非常谨慎。

英梨子死盯着第一台监视器。

年轻的士兵双目圆睁，看着受伤的胸口。

蓝色的瞳孔给 025 英梨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子弹洞穿他的皮肤和筋骨。

肺组织受压，大部分暴露在体外。

当他扭曲着，顺着子弹射出的方向倒下的时候，就宣告他已命不久矣。

这个狙击手手段毒辣。

第二个中弹的是走在前面的中年士兵。

中间的那个三十岁左右的士兵正一边朝着最先被击中的年轻士兵方向靠近，一边环视周围，试图寻找狙击手的蛛丝马迹。

存活的两个士兵再做什么都是徒劳。

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受狙击的方向，连逃生的方向都无法判断。

他们已经在劫难逃了，除非像好莱坞大片中的大腕一样，能够快过子弹。

那些画面耗资几十亿美元以上。

第二发子弹命中了中年士兵的背部。

射出的子弹能量相当于行驶的大型卡车，中弹的中年士兵整个躯体如同被卡车撞飞，倒在中间的那个士兵身上。

子弹将中年士兵的腹部击穿，打在了中间士兵的大腿上。

唯一还活着的士兵丢掉枪，右手按着大腿的伤口匍匐前进，试图尽快逃离现场。

监视器的醒目扫描线也毫不留情地捕捉到画面。

<<死谷狙击手>>

八英寸监视器旁边，无线对讲机连续发出了咳嗽似的声音。

“前线司令部过来的猫眼……猫眼？
是狙击手吧……” “两人被干掉了……洋货店门口……”
似乎有人在回应，但不能通过监视器获知。
可以肯定，026 回答的人不是那个大腿受伤的士兵。
那个士兵别说应答，就连呼吸都变得很困难。

无线对讲机发出了尖锐的声音。

“……状况……再重复……” “遇到了埋伏，第三个人也受了重伤……” 英梨子耳朵紧贴着扬声器。
这时传来更为嘈杂的噪声。

在波黑街道战中，只配备自动狙击枪和无线对讲机的话，说明他已经落后了一个时代，不，是两个时代了。

“可恶，怎么回事？”

又是静电干扰……” “……别多事……” 总之先……” “救援？”
不行。

状况非常糟糕……” 夹杂着噪声，不影响信息的准确传达。
即使没有 CCD 摄像头传回的画面，英梨子也能想象得出一个伤兵，拖着长长的血迹在地面爬行的景象。

眼睛凝视着监视器，耳朵紧贴着通信器。

无意识间，她咬起了手指。

突然，右耳机里传来了其他的声音，这分明不是窃听信号。

此时的英梨子连自己的呼吸声都听得一清二楚。

“吉姆？”

罗根在英梨子旁边注视着监视器。

他对着麦克风说：“0.1。”

“七号不顾一切，已经疯掉了。”

他被刚才的枪声刺激到了。

“疯掉了？”

别开玩笑。

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状况。

马上停止，必须停止！

0.4，听到没有？”

“不行，停止不了。”

七号他……啊，可恶！

路上有女人！

有自动狙击枪，推着婴儿车！

“英梨子迅速扫视着三台监视器。

右边那台显示的画面和事件大致相符。

她调节摄像头的控制杆，镜头向前推进，终于看到了一个背靠墙站着的女人。

可能是穿着外套，那个女人看起来偏胖。

女人一只手扶着婴儿车，另一只手拿着一个细长的布包。

布被卷了起来，形似 AK 的枪身和枪口，很清楚。

接下来的瞬间，女人的头被打飞了。

罗根眯着眼睛，一边用食指拨弄着嘴唇，一边注视着监视器。

他突然问道：“七号是？”

“但丁，”英梨子回答，她又补充道，“观测手是克拉修。”

<<死谷狙击手>>

“但丁和克拉修啊……”罗根把眼睛眯得细了点，“但丁真是个死脑筋啊。”

我记得他好像还很年轻吧？

“十六岁。”

罗根的眼睛眯得更细了，灰色的瞳孔几乎要被眼皮完全掩盖。

他的大脑在飞快运转。

他是个巨汉，但不臃肿，他充满血色的脸和细眼睛给人以亲近感。

然而，谍报机关并不能让英梨子感到亲近。

罗根和英梨子冷静地继续观察。

女人虽然推着的是婴儿车，但有可能是用来存放粮食用的推车，只要确认一下车里面是否有婴儿便知。

028 被称为但丁的狙击手进行了确认。

巨大的冲击波将婴儿车摧毁，四个小车轮散了开来。

八英寸监视器的画面上出现了喷射的血雾。

罗根愣住了，转向英梨子。

“连婴儿都毫不犹豫地开枪，但丁这小子不仅仅是合格啊！”

“是啊！”

“确实。”

但丁君和你都是……”英梨子瞟了罗根一言，压低了声音。

“都是日本人嘛！”

“罗根扬起眉毛，耸了耸肩，什么也没说。”

吉姆？

罗根主导的项目是训练军队，组成该军队的士兵必须能杀死在肉体上毫无抵抗能力的对手。

罗根此行的目的正是检验这些新兵，同时在实践中传授一些杀人的经验。

士兵能毫不犹豫地将天使般的婴儿杀死，试验成功。

但他也注意到这些狙击手不听号令，擅自行事的问题。

罗根将麦克风放在嘴边，下令道：“撤退，克拉修……0.4、0.7，回到部队后方！”

“英梨子听到了两声……”

“来了！”

来了！

“沼森身体前倾，开始在键盘上敲了起来。”

键盘声打断了英梨子回忆的思绪。

侦察卫星 KH-15 到达粉红区域——极东圈检视区域后，已经经过了二十秒。

英梨子等人并没有直接接收卫星发出的信号，而仅仅是在共享美国本国侦察局接收到的信号。

二十秒的时间显得格外漫长。

英梨子盘着腿看着沼森正操作的笔记本电脑的显示器。

她感到腰带紧得像要嵌入腹部一样。

英梨子一米七七的个头，身材高挑，而且是那种怎么吃也不会长胖的体质。

没想到，过了四十岁情况就在悄悄改变。

她之后才开始注意饮食，每周最少去两次健身房，却也阻止不了肚脐以下部位肆无忌惮地膨胀。

牛仔裤的尺码虽然和十几岁时没有变化，但也开始选择宽松、带有延展性的材料，谁都能看得出这都是欲盖弥彰的做法。

英梨子双唇紧闭，身体前倾。

她越发感觉到腹部的压迫感。

“现场直播将通过卫星进行传输。”

“沼森一边用滑稽的腔调说着，一边在键盘上敲击。”

<<死谷狙击手>>

一会儿，满是噪声信号的窗口出现了绿色的鲜明画面。

画面中出现了一个四角形的建筑。

另一个窗口出现了类似布满铁丝网的大门的东西。

“好像还没开始呢，总算赶上了。

”“是啊。

”英梨子咬了咬下唇。

她注意到显示器右下角的一个小窗口。

穿着纯白比赛服的棒球选手慢慢走向本垒。

……

<<死谷狙击手>>

编辑推荐

1. 福岛县核泄漏的神奇预言！
2. 精彩的冒险小说，切合当前的热点话题！

<<死谷狙击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